

腳註、尾註、剖腹註、追註

● 劉紹銘

黃俊傑教授最近評介黃仁宇名著《萬曆十五年》一書時，說過這些洩氣話：「一般的史學論著，除非同行的專家，讀來多半詰屈聱牙，古註今疏，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即使勉強終篇，也往往難以領受。」

「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是甚麼東西？箋、證、疏、釋諸如此類的玩意是也。這種學問，非泛泛輩做得來，但腳註這種入門功夫，任何有志叩研究院之門的學子，都得耐心學習，否則休想畢業。

甚麼時候應該落註？看刊物性質和讀者對象了。這篇文章若是為甚麼甚麼學報寫的，那麼黃俊傑此文用的是甚麼題目、原載那裏、出版地點、日期、卷數和頁碼，都得一一從實招來，怠慢不得，雖然有沒有人在意是另一回事。

我1961年當上研究生，即抱*The MLA Style Manual*和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Style Sheet*這類「聖經讀物」死啃。於今整整三十年於茲矣，照理說該修成正果了，但實情並非如此。寫文章，若觸到自己癢處，亦樂事也，一氣呵成。怕的就是善後工作，

找出「聖經」來一板一眼的按各種詔示如儀落「尾註」。今天尾註漸有與腳註平起平坐之勢，亦時代進步之兆。

既在學院濫竽，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的註腳文章，總得要寫的。回想自己二十多年來在這類文字所作的孽，既苦了自己，也害了別人，除了職業需要外，再無別的解釋。

這口烏氣，如何消解？把心一橫，決定以毒攻毒。走着瞧吧。且看下面的「文本」和腳註：

阿【註一】二【註二】靚【註三】湯【註四】

【註一】：阿者，以本句言之，是「衍聲詞頭」也。通常加在人名或稱謂之上，如阿姑、阿嫂、阿伯之類。但阿亦通姍，柔美貌。

【註二】：二，數目字也。此字在此句獨立看，一無是處。與阿連在一起，令人銷魂。蓋阿二者，粵人對偏房、側室、小星、妾侍者最愛之暱稱也。

【註三】：靚，艷麗貌，如「靚妝」、「靚衣」等。此字粵人口語仍沿用之，常與「好」通，因此「靚女」有二義：既稱其德，又言其美，即阿二之流也。



圖 哪些註疏在學術上才應有「立足之地」呢？

【註四】：粵人所謂湯者，類似西夷之broth也，泡製需時，如道家之煉丹，旨在取物之精華以養身。風味與川人之酸辣湯大異其趣。

【疏】：「阿二靚湯」四字看來平淡無奇，其實包藏了不少封建思想之禍心，既得阿二，還要靚湯，魚與熊掌之沙豬心態可見。在人民思想已經正確、社會風氣異常健康的今天，恐怕這些沙豬難以滿願。（按：滿願一詞，出周作人，即洋人所謂wish-fulfilment也。）

「文本」不過四字，居然可因註膨脹了近百倍，可見這門功夫對增廣見識貢獻之大。

話分兩頭。給腳註耳朵掛鉤，是不是我個人之偏見？看來不是，容我訴諸權威。《美國學人》1983、1984年冬季號有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鮑某(G. W. Bowersock)，寫了一篇與本篇異曲同工的文章，題為〈腳註的藝術〉(The Art of the Footnote)。他說話倒客氣，認為我們不必因為多看了等因奉此的公式腳註而對此門藝術妄自菲薄，因為，腳註落在大師如《羅馬

衰亡史》作者吉本手裏，這種節外生枝的文字，很有看頭呢。

可是，在社會科學文獻列證方式的影響下，腳尾註日見式微。今之通人，愛剖腹而註之。怎生見得？你看一篇「文獻」，作者引述或引伸了某某一段話後，突然出現了一個括號：（張三，一九七四：三七五）。

因為這個註，不落在頁「腳」，也不收在文「尾」，而是在內文挖空加括號，故名「剖腹註」。

你本來捧之誦之的文章，忽被人打岔，感覺怎樣？鮑某自己沒話說，可是他借用了Noel Coward一個譬喻：「猶如在樓上做愛時，門鈴響了，不得不下樓應門。」

腳註會引起 coitus interruptus, 想非作俑者始料所及。

那麼，鮑某覺得哪些腳註在學術著作中才應有「立足之地」呢？簡而言之，腳註尾註除了表示言之有據外，如果可能的話，還讓讀者得到一點與文義有關的「物外之趣」。鮑某認為替福斯特(E.M. Forster)作傳的傅班克(P.N. Furbank)是此道高手。

私意認為，看方塊文字時突然湧現一連串蟹行書體，效果與剖腹註一樣野蠻。多看了會造成失憶症。這樣吧，傅班克《福斯特傳》裏面提到的閒雜人等，暫以阿公阿婆代之。

鮑某覺得傅班克腳註異於尋常者，正是他能把福斯特交遊中不見經傳的人物識認出來。譬如說傳內提到的某某阿公，傅班克就落註說：「阿公者，生年1874，歿於1924，曾任劍橋大學助理圖書館館長多年。據聞有次赴晚宴，曾向女主人喊道：『府上用的食鹽，美味絕倫，可口極了！』」。

又如：傳內提到福斯特拒絕接受英庭贈他的區區一個爵士封號。翻閱相關腳註，我們才知道，原來牛津大學曾經決定授他名譽學位，要他某月某日親自前往接受。

福斯特甚麼反應？老子不幹！理由是，傅班克在腳註解釋道：「他覺得來函措詞態度傲慢，因此覆信說他於某月某日剛巧有事，無法撥冗前往接受此殊榮。」

鮑某對此腳註，連連稱善，並稱此註令他想起另一相似軼事。某已故舞蹈名家阿公，一天突接哈佛大學來信，通知他於某月某日到麻省劍橋接受名譽學位。阿公執信問左右道：「哈佛何許人也？老子那天剛要排演，沒空。」

話得說回來，傅班克在《福斯特傳》所做的這類腳註，不是別人效法得來的。原因簡單，他跟福斯特有私交。以此義言之，給白居易詩作箋、證、疏、釋的理想人選，應是元稹。

誰都可以批《紅樓夢》，但要知此說部的草蛇灰線，還得請教脂硯齋。

脂硯齋是何方神聖？

【註一】：脂，油膏也，如凝脂。

【註二】：硯，磨墨用具。

【註三】：佛教以過午不食為齋……不對，不對，這裏應指書房、學舍之類。

重校此文，覺得除腳註、尾註、剖腹註外，還得有「追註」。甚麼是追註呢？上文不是說過某阿公在讀文章時，偶遇一註，滋味「猶如在樓上做愛時，門鈴響了，不得不下樓應門麼？」這裏要追註的，就是「做愛」一詞。這個詞兒，不產吾國，實出於泰西。之所以頻頻出現於吾人文字中，泛濫成災，實因吾國之所謂翻譯家者，或因崇拜心理，或不知 make love 實為何物，拿起字典對號入座一番，始有此不倫不類之譯法。

蓋以科學眼光言之，愛為抽象觀念，怎可「做」得出來？再者，幹這種勾當的人不一定有愛，如賈璉；而心中有愛者，卻不一定能「做」，如寶玉。說來說去，英語實不合邏輯而虛偽不過，不若吾國文字之恰到好處，實事求是。

那麼，不做愛又做甚麼呢？曰：交歡就是。名稱雖異，質實相同。因交而歡，概括了動物本能與靈慾昇華兩個層次。

是為追註。註之為用，可見一斑。

劉紹銘 1961年台灣國立大學外文系畢業後赴美，獲印第安那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新加坡大學，現任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平時創作甚勤，文字清新，主要作品包括《遺愚衷》、《半仙·如半仙》、《二殘遊記》(三集)、《吃馬鈴薯的日子》等。